

法國 ANDRE MAUROIS 著

母校圖書館留存

法國的

悲哀

高小姐
魏光榮
敬贈

吳奚真劉聖斌鞠成寬

著亞洛莫家學文國法

劇悲的國法

譯合寬成鞠·斌聖劉·真奚吳

TRAGEDY IN FRANCE

By Andre Maurois

行發社潮與時

版出月三年一四九一

世界著名著作介紹第二種

法國的悲劇

著者：法國安得烈·莫洛亞

譯者：吳奚真、劉聖斌、鞠成寬

校閱者：石顯儒

發行者：時與潮社

重慶沙坪壩沙坪新村二號

印刷者：時與潮社印刷所

重慶小龍坎山上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出版

這是一本描寫法國劫運的書；內容翔實，文筆生動。莫洛亞先生以文學家而參加英法聯軍服務；且與英法要人如雷諾，龐萊，張伯倫，邱吉爾，甘末林，高特等，都有密切的交往。身歷戰場，目擊實情，所以書中所述的都是寶貴而真實的材料。

盧德曼 (F. L. LUDMAN) 識

著者序

我於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到達美國。在戰爭期間，我曾參加英法聯軍，並於六月十日銜命前往倫敦一次。噫，我曾目擊危難中的英法兩國，並接觸過它們的執政要人，和統軍將校。自然，我的美國朋友們要向我詢問各種情形。第一次接談以後，我就曉得，無稽的謠言竟得到善意的人們的信仰了。我相信：赤裸裸的事實，雖或使我難堪，但它比爲情感所歪曲的言論對於我的祖國是危險較少的啊。固然，我絕不會對事事都很熟悉，且不能亦不願作這次戰爭的歷史，但是我能夠而且應當作事實的報導。我要盡力使其客觀而公正。

安特烈·莫洛亞識。

譯者序

安得烈·莫洛亞 (André Maurois) 是法國當代頗負盛名的文藝作家。他在此次大戰中參加英法聯軍服務，並和兩國許多軍政要人有過很密切的交往，因而對於法國潰敗的前因後果，有極深刻而透澈的認識。法國潰敗後，他去到美國，痛定思痛，寫出了這部「法國的悲劇」。

記述或研究法蘭西崩潰始末的作品真是汗牛充棟，俯拾皆是，然而大抵都太片段而零星，不足以滿足人們的要求。在現有的這類作品當中，本書實是最翔實而完善的一種。我們很寶貴這部小書，爲使它早日和讀者會面起見，特由本社編輯吳奚真，劉聖斌及特約編輯鞠成寬三先生以一週的時間趕譯出來，並經石顯儒先生詳細的校閱過。

法國的悲劇是一個最切實而生動的教訓。所有想立足於當前這個國際角逐場中的國家，都應該虛心來領會並接受法國的血腥的教訓。我們謹以最嚴肅的態度把本書介紹給在艱苦抗戰中的同胞們！

時與潮社編輯部

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五日

法國的悲劇 目次

譯者序	一
一 英法會皇應戰	一
二 浪費了戰初的八個月	二〇
三 人事摩擦與戰局	五〇
四 納粹的閃擊	七三
五 英法怎樣分裂的	一〇一
六 法國的遭遇	一二九

一 英法倉皇應戰

一九三五年歲暮的一天，我在倫敦雷思莉夫人的家裏午餐，在座的有女主人的姪兒溫斯東、邱吉爾先生。飯後，他拉着我的胳膊，領我到一個小房間裏。

「莫洛亞先生，」他很粗率的說，「今後你不要再寫小說了！也不要再寫傳記了！」
我有些驚愕的望着他。

「現在你所應該作的，」他繼續說，「就是每天寫一篇文章，只是一篇，天天寫，在這些篇文章裏面，你要用自己所能想得出的種種方式來表現一個單純的觀念：法國的空军，曾經是世界上最優越的，現在已降落到第四五位了；一向毫不足道的德國空军，卻已進展爲全世界最優越的了。你不必寫旁的。如果你把這些事實在法國宣佈出來，而且能促使法國人注意到，你所作的貢獻，將比描寫一個女人的愛情或男人的雄心要大得多了。」

我回答他說，可惜我並不是航空專家，講這種題目我沒有權威，即使我講也沒有人聽

「聽聽，我告訴他，儘管他那樣熱烈的對我忠告，我還要繼續寫我的小說和傳記。」

「你錯了，」他用一種有力而含着諷刺意味的音調說，在他那期期難以出口的言語中間常常流露出一種特有的悅耳的情調。「你錯了。現在德國空軍構成的威脅，應該是爲法國人所關心的論題。因爲你們的國家可以爲了這個而滅亡。文化和文學都是好的，但是，莫洛亞先生，沒有力量作後盾的文化是不能存在的。」

邱吉爾勸告我寫的文章我永遠沒寫，今天我感覺到痛切的懊悔了。那場談話給我的印象很深，且在我心裏留下永恆的不安。有幾次我向一些有地位的人們探詢我們空軍的情形，所得到的答覆不是閃爍其辭，就是直言不諱的悲觀。

「如果戰爭爆發，」一位統率里昂轟炸大隊的空軍上校對我說，「我和我的飛行員們決心英勇的犧牲，但是我們所能作的也僅止於此而已！」

「爲什麼？」我問。

「因爲我們的空軍人數過少，飛機也都廢舊不堪。」

一九三六年的情形更爲惡化了。工廠屢次罷工，政府當局無精打采，以及腐敗官僚的敷衍塞責，竟使法國的飛機生產幾乎降到零點了。在一九三七年中，法國每月飛機出產量低落一個幾乎令人難於置信的數字——三十八架；同時期中德國每月出產的飛機在一千架以上！

正當法國勞資中間鬧着可哀的衝突時，德國卻在處心積慮，動員起所有的力量，來準備復仇的戰爭。德國已看到了這個地步，並決心要達到目的。關於納粹內部如何脆弱的一些無稽的故事在法國到處流傳着，這足以象徵出人們內心的願望。所有那些熟悉德國實情的人士們——例如，駐德的英國大使費蒲，法國大使龐賽——幾年來就屢次三番的向人們提出過警告。我還記得自己在一九三七年時和他們的談話：

「不要存任何幻想，」龐賽說，「德國是堅強的；它自己知道，而且下定決心要運用它的力量。英法現在有兩條路徑可走，而且只有兩條：我們兩國要棄絕一切，以所有的力量來建立起無敵的軍備，否則就必須假法與德國談取諒解。」

「但那是可能的嗎？德國需要同我們諒解嗎？」我問。

「德國啊。」龐賽以一個刻薄的幽默家的譏諷口吻說，「德國什麼都不需要，也什麼都需要。……德國希望活動，就是說，要改變……他們的領袖們都是野心勃勃好大喜功者流。你想滅殺他們的氣餒嗎？在萊茵河的兩岸，建造兩座高大的梯子，那一岸排列着幾百萬德國青年，手裏拿着卍字旗，這一岸排列着幾百萬法國青年，手持法國國旗，讓這些青年們以有條不紊的陣容從這梯子爬上爬下，這時，在一葉扁舟之中，甘末林將軍和希特勒會晤於萊茵河的中流。如果我們本身能強大起來，法德之間才有諒解的可能……但是如果你只用一些巧計和外交辭令來維繫對第三帝國的關係，如果不建造飛機坦克而繼續發表演說起草照會，那樣我們就是在走向戰爭，而且無從僥倖獲勝的。」

對德國實力作新估計的，不只龐賽一人。其他各國的人士，把納粹的軍費和英法兩國的加以比較，都很清楚的看出了歐洲勢力的均衡已在轉變中——而且許多國家都在提防着。法國駐波蘭大使賴洛琪時常對我說，在他看來，波蘭爲了一九三六年以來的觀德態度而

遭受譴責，是有些冤枉的。

「你要他們怎樣呢？」他說，「他們看到了德國在重整軍備，而英法連一點兒對抗的準備都沒有；他們看到了，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進軍萊茵時（這是一個完全違反羅迦諾公約的行動），法國不會伸出一個手指來制止他；他們聽到了法國總理由無線電廣播說，「我不容許把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留置於德國砲火射程之內。」後來他們懷着迷惘的心情看穿了法國，在這一演說之後並無任何實際行動；他們就喪失了對我們的一切信心。波蘭的領袖們，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對我們說過：「如果你們不來制止住德國的重整軍備，我們就不得不變成它的朋友了。」就在波蘭對我們失掉信心的同一時期，比利時和南斯拉夫也爲了同樣緣故而不敢信任我們了。」

像這樣缺少外交上的準備，把整個歐洲丟給德國的手裏，英國所負的責任，至少是和法國同樣大的。在英國，許多有力的集團聯合起來牽掣着政府，使它不能採行一種勇敢而

遠見的外交政策。倫敦的銀行家們圖利着他們貸予德國的款項，因而懷着一種單純的希望，堅持的認為同一個高喊着以自給自足爲目的的國家，滿有生意可作。還有某些英國要人們，被布爾塞維克主義嚇昏了，愚蠢地認爲納粹主義是防止革命的法寶。同時，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們也在鼓吹着不惜任何代價的和平，並主張單獨的裁軍，殊不知這就註定了自由主義的死運。所有這些趨向都在堂而皇之的替德國作開路先鋒。

無疑的，英法一般平民已預感到我們的弱點，所以在一九三八年極力反對戰爭。這情形很可在慕尼黑會議時看出來。那時美國輿論會嚴厲的抨擊張伯倫和達拉第。但是美國人並不明白實際的情勢，他們不怎樣曉得倫敦和巴黎市民們的心情。那兩個都市的人民們，看到自己沒有防空洞，沒有防毒面具，沒有高射砲，到處都流傳着可怖的謠言（這應該歸功於德國宣傳的效驗），說兩噸重的炸彈怎樣可以毀壞全城各地，以及在他們的頭上將有如何厲害的毒氣散放下來，當時他們是怎樣一種心情呢？

英法的健兒們，如果必須走上疆場殺敵，像一九一四年那樣，他們都很可十分英勇的

作戰，現在卻爲後方的轟炸而喪胆了，因爲他們的妻兒們將作了後方戰爭中的犧牲者。所以，紐約人們認爲是一種恥辱的慕尼黑協定，倫敦巴黎的羣衆們卻以令人難於置信的熱誠歡迎着。明明是外交上的讓步，卻當作勝利一般慶祝着。巴黎市參議會某一議員居然提議，把張伯倫簽訂屈辱條件的「九月三十日」作爲一條街道的名稱！

張伯倫是慕尼黑談判的製造者。這也是奇妙的天命使然罷：以一個伯明罕的市長，無數董事會的主席，慣於和那些視契約爲神聖的老商人們往還的商人，現在卻同一個堅信自己除了對德國之外無其他責任，除非對德國有利一切對外協定都無價值的第三帝國的浪漫的元首當面打交代了。張伯倫比任何其他英國人都更淺見，在會晤之前，就不會想到會有像希特勒那樣一個人。在他動身到貝茲加登去的時候，一位英國朋友對我說：

「張伯倫並不真信希特勒同他自己一樣是伯明罕協會的會員，但他確信希特勒是曼徹斯特協會的會員。」

這話是對的。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張伯倫會晤希特勒兩月後的一天晚上，他在法國外交部向幾個法國人敘述在貝茲加登作客的情形。希特勒對他說：

「我們要單獨談話還是和你的隨員們在一起呢？」

「單獨談。」張伯倫回答說。

於是希特勒領他（還有翻譯史米特博士）到自己的寢室裏。房屋很小，裏面放着一張鐵牀，牆上只懸着一幅精美的圖畫，是從慕尼黑博物館運來的，而且時常的調換着。德國元首的談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對方想插入一個最簡短的答覆都不可能，這使張伯倫有些迷茫了。

「當我到葛特斯堡作第二次會晤時，」張伯倫說，「劈頭他就講些狂暴的話，使我立刻覺得，以那種語調開始的會談，繼續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用處。每隔幾分鐘（顯然是有着預定計劃的）就有一個軍官進來，呈給元首一份電報。」捷克又打死了兩個德國人，「希特勒是幾乎要號叫的樣子，面容上充滿了憤怒。」流血的仇恨必要報復。我一定把捷克人

都消滅！」看到他的憤怒越來越兇（姑不論是否假裝出來的）；我便對譯說，最好會談暫時停頓，我回旅館去了。因為住處是在萊茵河的對岸，我必得乘渡船過河。在我告辭的時候，希特勒送我出來到平台上，一面還在和從前同樣狂暴的叨叨不休的表白着自己。在那種情景之下，他忽然止住了話頭，以非常的速度改變了面容的表情，他俯瞰着下面赫帶的萊茵河水，用一種和藹的，幾乎可以說是溫柔的語調說：

「啊，首相先生，真是不巧，我正想指給你看前面這片美麗的景色，……但現在已爲霧遮掩住了……」我向來沒看見過一個人從野蠻的忿怒向詩意的幽情轉變得這樣突然。」

跟隨張伯倫赴德的一位隨員告訴我，那些次會晤遺留給首相一個不能磨滅的苦痛的印像，像那樣狂暴的發洩他從來沒有遇見過，直到現在，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到希特勒的名字，「他就像被人強迫喝蓖麻油的小孩似的作出一副痛苦的表情。」但是張伯倫認爲維持和平是他的天職，他希望自己能夠功德圓滿。

英法人民們寄給他的歌功頌德的信件也很鼓勵了他。法國各地萬萬千的農婦們寫信

給他，道出了他們從心之深處對他的感激，爲了他從戰禍中拯救了她們的國家，使她們的田園不成廢墟，使她們的子女們免於死亡。法國農村裏的老太婆們爲他織大手套，「爲的是。」她們用戰慄的手在信裏這樣寫着，「他坐在飛機裏不致受涼……」所有這些都使溫柔而軟心腸的張伯倫夫人異常感動，她鼓勵着丈夫努力奉行綏靖政策。

那種政策，在慕尼黑會議以後，就不再爲英國人所歡迎了。英國的輿論，因爲自己國家的陸空軍都沒有準備，不得不忍氣吞聲的接受了慕尼黑協定。他們已嚐到這付藥的苦頭，感覺到這種虛偽的恥辱。他們立刻下定決心，要作一切必要的犧牲，以期將來不再遭遇到同類的屈辱。一九三九年一月，我到英國各處作旅行演講，走遍全國各個角落。當時我發現了英國一般的輿論已走在政府的前頭。政府對於徵兵正在躊躇，國民卻迫切的要求着。到處都有英國各階層的男女們對我說：

「我們一定不能容許希特勒這東西統治歐洲；我們非有強大的陸軍和空軍不可。」